

电影文学剧本

不该发生的故事

万捷、乔迈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白云下，山峦起伏，林海苍茫。

金色的朝阳穿云透雾，照亮了银白的雪，油绿的松，照亮了炊烟袅袅的明月沟屯。

其实，长白山下的这个小屯并不那么诗意盎然：茅篱草舍，土墙陋巷，半塌的柴垛，破烂的猪圈，一切一切都显露着一个穷山村的特点，以及落后的经济状况。

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打破了小屯的寂静。一身绿装的乡邮员骑车飞来，吸引了一群孩子，几个大人。

孩子们跟着自行车跑，大人们伫足路边，议论纷纷：

“梁财家又来汇款单子啦！”

“人家儿子孝顺，当老太爷子了！”

乡邮员在一扇栅门前下了车：“梁财，挂号信！”

屋门开了。梁财，一个五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灰白头发，黑红脸膛的老头乐呵呵地走出来。他边走边往手戳上呵气。

梁财盖了章，接过汇款单，乡邮员飞车而去

梁财转身往屋里走，边走边喊：“秀贞，秀贞！”

“哎！”甜甜的声音还没落，从屋里跳出来一个二十多岁、短发、圆脸、细眉亮眼的姑娘，她叫梁秀贞。

梁秀贞调皮地：“爹，大哥邮钱来了？给我买件花衣裳吧！”

梁财瞪她一眼，佯做生气地：“美的你！一会儿上集把钱取出来！给爹打二斤酒。”

“就惦着你的酒！”梁秀贞一蹦，进屋去了。

梁财跟进屋去。

一挂大车从小街东头驶来，车上坐满了赶集的人。赶车的小伙子高个儿、浓眉、大眼、圆腰、阔膀。他叫韩喜柱，新任的生产队长，梁秀贞的对象。

“吁——！”韩喜柱停了车，冲着梁财家喊：“赶集的，走喽！”

车上的一个中年妇女逗韩喜柱：“哟，这是喊谁呢？还‘赶集的’，啧啧！”

“哈哈！”车上的人笑了。

梁秀贞出来了，她换了一身新衣服，更漂亮了。她走到车前，被那个中年妇女扯住了：“秀贞，坐前边儿，挨着老板子！”

梁秀贞：“挨就挨，光明正大，怕谁咋的？”说着跳上车辕板，还特意往韩喜柱身上靠了靠。

韩喜柱乐呵呵地扬鞭打马：“驾！”

大车猛然启动了，惊散了一群鸡、鸭、鹅。

那个中年妇女没留神，差点儿仰歪下去。

“该！”梁秀贞乐得拍手打掌。

二

大车在公路上飞驰。

车上，还坐着一个三十八、九岁的妇女。她黑发、白脸、杏眼、弯眉，虽然额头稍见皱纹，但人们可以想见她年轻时会是很俊气的。她叫冷二嫂，是个寡妇。大车一晃，冷二嫂身不由己地撞了身边的一个男人。那人四十五、六岁，厚嘴唇，眯缝眼，挺厚道的样子。他叫王老蔫儿，是个老光棍儿。他和冷二嫂有点儿“那个”意思，大伙心里明镜似的。冷二嫂脸一红，忙从王老蔫儿身上闪开了，王老蔫儿也慌忙扭过头去。

那个中年妇女故意把冷二嫂往王老蔫儿身边挤：“冷二嫂，往那边靠靠，咱俩这么挤着有啥意思？”

冷二嫂低了头，近似哀求地：“她婶儿，可别瞎闹！”

王老蔫儿忙往外闪着身子，差点儿把一个姑娘挤下车去。

“哎，哎！”那姑娘叫起来。

中年妇女开心地笑了，这才转了话题：“哎，韩队长，听说咱队也要实行责任制了，搞啥样的呀？”

韩喜柱：“根据咱队的情况，大伙要求分俩作业组，大队也是这个意思。”

一个中年男人：“早该这么的，要再大帮轰，连裤子都穿不上了！”

王老鳊儿：“听说这回分组，让自愿搭伙呢。”

韩喜柱：“对，要人合心、马合套的。”

中年男人：“这么说，那些个专往大锅粥里伸勺子的，可够呛了！”

韩喜柱：“治的就是这些个人！”

中年妇女：“可也还有劳力弱的呢？”

“叮铃铃”一阵自行车铃声由远而近传来了，人们回过头去。

一个衣着笔挺、三十来岁的小伙子骑车飞来，他叫李发春，党员，刚落选的队长。

“噉！噉！”车上的人齐声哄他。

“李队长，开大批判会儿去呀？……”

李发春“哼”了一声，不满地扭过头去，使劲儿蹬着车子。

“李队长，要分作业组了，‘复辟倒退’了，汇报去呀？”

“哈哈！”一阵哄笑。

李发春又回头狠狠地瞪了人们一眼，那车子蹬得更快了，箭一般飞向前去。

冷二嫂心软了：“人家刚下台，快别这样。”

中年男人：“就你心软，没看他头些年把人折腾成啥样子。要不的，明月沟哪能这么穷？”

冷二嫂：“头些年兴那个，也不能全怪他。”

王老鳊儿：“就是呢。”

中年妇女：“哟，这一唱一和的，唱二人转呀？”

“轰”一声，人们又笑了。

冷二嫂忙低下了头。

中年妇女正经地：“你们俩呀，一个缺做饭的，一个缺挑水的，快点办了吧！”

王老蔫儿尴尬地“嘿嘿”一笑。

三

公社集市上。

人烟凑集，熙熙攘攘。

一个四十多岁、窄脸儿、细高挑儿的人正高声叫卖着：他脚下是两筐大鲤鱼。他也是明月沟的人，叫魏福祥。他在高声叫卖着，满嘴吐白沫子：

“松花江大鲤鱼，一块八一斤，不怕香不嫌贱的快来买呀！”

冷二嫂挎一筐鸡蛋走来，魏福祥忙搭讪：“买鱼呀，看这金翅金鳞的大鲤鱼，多肥实！多买少算呐！”

冷二嫂不言语，只是不无含意地瞅着他。

魏福祥这才认出是冷二嫂来：“呀，是冷二嫂呀，卖鸡蛋呀：快来，我给你倒个窝儿！”

冷二嫂在魏福祥身边放下筐。

冷二嫂：“她叔，咱屯要分作业组了，你不回去呀？”

魏福祥：“爱分啥分啥，我卖我的鱼！”

冷二嫂一琢磨：“你……这样，合适吗？”

魏福祥满不在乎地：“如今不是兴发家致富了吗？党员得带头呀！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嘛！”

一个顾客蹲下来，冷二嫂忙掀开蒙鸡蛋的布。

四

供销社门前。

韩喜柱和梁秀贞边走边商量着。

韩喜柱：“秀贞，你稀罕啥，吱一声呗！我有钱。我们家那头猪卖了，我妈让我给你买衣裳。”

梁秀贞：“稀罕啥我自个买。我是党员，还要彩礼呀，又不是卖给你了！”

韩喜柱：“那……那我合老适了，白闹个媳妇！”

梁秀贞打他一拳：“去你的！”

两个人说着，走进供销社。

五

公社大院门口。

李发春拦住了公社党委李书记，看样子是在告状：“这么整能行吗？”

李书记感慨地：“唉！全公社的党员队长，象你这样落选的不在少数，都选上了一般社员，值得深思呀！你不当队长，还是党员，还要起骨干作用嘛！”

李发春：“选队长不选党员，这里头有问题！”

李书记深沉地：“是呀，是有问题呀，可问题在群众身上；还是在党员身上，得好好想想了。正好，我要到你们那儿去，参加划分作业组的会儿。有啥话回屯儿说吧！”

六

傍晚。冷二嫂家门前。

一个白发苍苍、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拄根棍儿站在栅栏边。她是冷二嫂的婆婆冷奶奶。

冷奶奶听见了什么声音，喃喃叨念着：“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是她，是她！”

冷二嫂走过来了。冷奶奶颤巍巍地向前挪动着：“老二媳妇，你在哪儿？”

冷二嫂忙上前去搀住冷奶奶，象哄孩子似地：“妈，又出来等我干啥？快进屋去，看冻着。”

七

冷二嫂家屋里。

冷二嫂把冷奶奶搀上炕，从筐里拿出几根麻花来，递给婆婆一根。

冷二嫂：“妈，给你先吃一个。剩下的，还放这儿了。”

冷二嫂把余下的麻花放进炕头的墙洞里。那是冷奶奶的食品“专柜”。

冷奶奶摩挲着那长而弯曲的东西，认出是麻花，脸上立刻乐开了花：“麻花，麻花哟，多少年没见着这稀罕物了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！就怨你，我这吃零嘴儿的毛病，就是你给惯的！炒点儿苞米花就中了呗，买这个！啧啧！”

冷奶奶香甜地咬了一口，细细地品那滋味儿：“孩子，你也尝一口！”

冷二嫂：“妈，你吃吧！我不稀罕甜的。”

冷奶奶感动地：“孩子，你呀……”

这时，冷二嫂的女儿小玲子跑进来了。

冷奶奶递过麻花：“玲子，快，你也吃！”

小玲子刚要伸手去接，看见了妈妈的目光，那目光里有怜爱，也有恳求。

小玲子缩回了手，懂事地：“奶奶，我不爱吃麻花！”

冷二嫂疼爱地把小玲子揽在怀里。

小玲子仰起脸：“妈，公社李书记来了，说要分作业组，电子里都哄嚷开了。”

冷二嫂抬起头：“哄嚷什么？”

八

韩喜柱家。

人们出来进去，脸上藏着神秘和压抑不住的乐劲儿。

男人们或蹲、或坐、或站在里屋。

几个女人聚在外屋叽叽嘎嘎地说笑着。

两个小孩子趴在门边往里看。

赵广林——一个半截塔似的粗壮男人——一只脚蹬着凳子，扬起小簸箕一般的大手：“这回呀，那些白爪子，也该叫他们自个儿养活自个儿了，就这话！”

一个半大小老头：“能中么？”

赵广林：“咋不中？李书记都来了，讲的自愿，绝对性的。”

韩喜柱：“有话，上会场说吧。”

赵广林：“上哪儿也是这话！”

他们向外走去。

门口，一个四十多岁瘦弱的男人走来，他是韩喜柱的哥哥韩喜林。

韩喜林一把拽过韩喜柱：“兄弟，你要当组长，可别忘了要我呀。我身板不济，一年到头，干不了几天活，你侄男弟女又多……”

韩喜柱：“哥，这事儿，看情况吧。”说完走去。

韩喜林迷惘地望着弟弟的背影。

九

王老蔫儿家门外

王老蔫儿和一个叫郑三锹的粗壮汉子走出门来。

郑三锹：“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我可是穷怕了，老小五六张嘴。分组咱可不能要那些秧子货！”

王老蔫儿叹口气：“咋分还没准呢，听说党员还要开会。”

十

梁财家。

梁财正自斟自饮。

他的老伴坐在一边劝他：“分组会就开了，不早点看看去？回来再喝呗。”

梁财不耐烦地：“你慌个啥？我伸那个头有啥用，出头的椽子先烂。不定啥时候又变了政策，我还得挨批，我是够够的了！”

李书记哈哈笑着走进来，后边跟着李发春。

梁财忙起身让坐：“李书记来了，哎，添双筷子！”

李书记：“嗨，老梁，你还真能稳住驾，外头闹翻天了。”

梁财老伴儿擦炕沿儿，让座。

梁秀贞过来添筷子。

梁财：“翻啥天？来，搁两盅！”

李书记：“我在你们大队吃了。来，你们几个党员碰碰头，核计点事儿。这不，发春我也找来了。”

“笃笃！”拐杖响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来。他是本村德高望重的元老，人称“老农会”。

人们起立相迎。

李书记：“‘老农会’，咋撺掇你老人家启动来了？”

“老农会”颤巍巍地坐下，用拐杖点着地：“不是开党员会吗？咋不让我来呢？分作业组，大事儿呀！”

梁财：“不是不叫你老人家，怕累着您。”

“老农会”使劲顿一下拐杖：“你个混小子，开个会就累死人了？”

李书记一笑：“好，开会吧，魏福祥呢？”

梁秀贞：“又没影了！”

“老农会”：“不象样！”

李书记：“不等他了，咱们开个短会儿。落实生产责任制，是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事儿。还是集体所有制嘛，还要加强党的领导。我们党员不要聚堆儿，最好分别插到两个组里去。如果社员选我们当组长，谁也不兴推辞。大伙谈谈吧。”

李发春：“那没说的，群众选咱，咱就干！”

李书记：“老梁，你是党小组长，又当过十多年大队书记，这回分组了，还得起作用呀。”

梁财：“就怕岁数大了，起不了多大作用。”

“老农会”不满地：“哼！你就老了？这回，谁再拉松套，小心我揍他！”说着，举起了拐杖。

大伙笑了，梁秀贞象哄小孩似地：“赵爷爷，你老就放心吧。”

李书记：“好，咱上会场。”

十一

会场上。

一个大红横幅，上书：“明月沟生产队分组大会。”

会场就是拆了夹壁墙的三间屋。炕上、地下、屋里、屋外挤满了人。党员们散坐在群众里边。梁财面带矜持的微笑。李发春表情庄严，好象随时准备接受重大使命似的。

主持会议的韩喜桂正在讲话：“红头文件说了，分作业组，为的是发展生产，让咱农村快点

富起来，好支援四化建设，不是为别的。分组以后，土地、农具分归各组使用，所有权还在队里……”

“这些早知道，就说人咋分吧。”赵广林嚷着。

韩喜柱打住话头：“现在，请公社李书记讲话。”

热烈的掌声。

李书记正蹲在墙角，兴致勃勃地和一个老头唠喀。听见掌声，他摆摆手：“我没别的话，就是发扬民主，自觉自愿。不是分两个组吗？先选出两个组长来，由组长要人。”

“这么的好！”众人嚷着。

韩喜柱：“组长怎么选好？”

李发春迫不及待地：“还是先提候选人呗，李书记你说呢？”

李发春期待地望着李书记，希望李书记能提他。

李书记笑笑：“可以。还是大伙先提吧。”

“好哇！”人们为李书记的话齐声叫好，象开了锅的水。但会场上很快又沉静下来了，听得见烟袋锅子里的吱吱声。

“我提一个，韩喜柱。”赵广林首先打破了沉默。

“同意！”众人一声雷似的大喊着。

“哎哎——！”李发春想说什么，被郑三锹抢了话头。

郑三锹：“再一个，我提王老鳶儿，老庄稼把式了。”

“同意！”又响了一声雷。

李发春求救地转过头去看李书记。

李书记愣了，顾不得和那个老头唠嗑，呼地站起来，想说话，嘴动了两下，没说出来，又慢慢蹲下去。

党员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绷着脸不说话。

韩喜柱：“李书记——？”

李书记镇定下来了：“既是大伙都拥护，那——两位组长表个态吧。”

王老蔫儿慢腾腾地站起来：“我——干可是干，有一宗，我们组咋种地，上边儿别瞎指挥，要不……”

李发春：“可也不能不要党的领导。”

李书记瞅了李发春一眼，忙表态：“今后，我保证不瞎指挥。就一条得强调，分了组，也得服从国家种植计划！”

王老蔫儿：“那没说的！”

李书记：“韩喜柱，你说两句儿呀？”

韩喜柱：“没啥说的，我干！”

李书记：“那就请二位组长点将吧！咱们有言在先，政策上规定，五保户不承担责任田，除了五保户，一户也不许拉下！”

人们静下来了。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王老蔫儿和韩喜柱。

王老蔫儿和韩喜柱对看了一眼。

王老蔫儿低声地：“喜子，你先要？”

韩喜柱让了一步：“咋都中，你先要吧！”

王老鳊儿不再谦让，清了清嗓子：“我点了名的，要愿意，就靠外屋站。”

韩喜柱：“那我们靠里屋站。”

王老鳊儿不再迟疑，好象先就想好了似地：“我，要郑三锹！”

“有！”郑三锹晃着膀子站起来，得意地看了大伙一眼，这才朝组长指定的地方走去。

韩喜柱：“我要赵广林！”

“有！”赵广林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嗓门不亚于铜钟。他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向众人扫视了一眼，这才雄赳赳地走到韩喜柱一边去。

王老鳊儿：“王喜臣！”

韩喜柱：“孙嘎子！”

王老鳊儿：“李凤山！”

韩喜柱：“刘占国！”

.....

王老鳊儿和韩喜柱一递一声地点着自己可心的人。被点到名的人一边大声答应着，一边走到各自的队伍中去。

阵线很快分明了，中间还剩了几个人，他们是：梁财、李发春、梁秀贞、还有冷二嫂、韩喜林等。

可是二位组长不再点名了，会场上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只有会议桌上的闹表在哒哒响着。

梁财、李发春、梁秀贞等人怔住了：“怎么的了？两个组长咋不点名了？”

“老农会”关注地朝前探着身子。

李书记手里的旱烟卷了一半儿，停住了。

韩喜柱：“我点了名的，都同意不？”

他的组员们齐声回答：“同意！”这声音震得会场嗡嗡山响。

王老蔫儿：“咱们这些人，行不？”

“行了！”王老蔫儿的组员们也齐声喊着。

又是一片沉默。

人们一齐把视线射向会场中间的梁财等人。

人们的表情各不相同：惊异、嘲笑、同情、怜悯、漠然……

梁财、李发春、梁秀贞、冷二嫂等人终于明白了，人家不想要他们了！

梁财惊愕、尴尬。

李发春愤懑、窘迫。

梁秀贞委屈、气愤。

冷二嫂、韩喜林的目光含着哀怨。

“老农会”象不忍看，又象被这意外的场面弄得晕眩了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李书记的烟终于卷好了，但连着划了好几根火柴都点不着。他的手在颤抖。

韩喜柱瞅瞅梁秀贞，又瞅瞅韩喜林，心软了。他转过身去刚要开口跟组员们商量，赵广林说话了：“组长，咱人够了吧！”

韩喜柱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，低下头去。

王老蔫儿偷眼瞅瞅冷二嫂，对身边的郑三锹低声说：“冷二嫂寡妇失业的……”

郑三锹梗起了脖子：“要她一个人，就多三张嘴，咱拖累得起吗？”

沉默，又重新窒息了会场上的空气。

梁财和李发春等几个党员羞愧难当，只有低头的份儿了。

他们的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李书记也急出了汗，但他还在强作笑容：“哎，接着点将啊，大家都是社员，不能剩人呀！”

门口，晃晃当当进来一个人，这是魏福祥。人们纷纷投以鄙夷的目光。

魏福祥掏出一盒过滤嘴烟，讪讪地递给周围的人。有人接了，有人装没看见。魏福祥悻悻地揣起烟，自己点上一支吸起来。

李书记：“噢，还有魏福祥，哪组要他？”

赵广林瞥魏福祥一眼，有所指地：“有的人不干活，还吃大伙，拿大伙的，咱可不敢要。”

魏福祥故作镇静地仰起头，大口吐着烟圈儿。

一个怯怯的声音：“把党员都剩下了，这合适吗？”

“老农会”听了这话，象是被人扇了一耳光，大颗的泪珠涌上眼角。一段往事，出现在他眼前——

仿佛还是在这个屋子里，屋山墙上贴着“互助组分组大会”的横幅。

当年，四十多岁的“老农会”和二十几岁的梁财被人拉着、拽着。

王老蔫儿那时还是十八、九岁的小伙子呢，